

## 儿孙陪我去游山

◎洪善宽

“听说上海新添了两座山,我想去看看哩。”

“好啊,那我们全家一起去吧。”儿子爽快地回答我,并介绍说,“这山叫‘双子山’,是眼下网红打卡地。”儿媳在旁闻言,立马拿起手机预约门票。不一会儿,儿媳不无遗憾地说:“嘿,那么多人订票,一时还预约不到呢。好不容易只订了个某日下午5点以后的,是不是有点迟了?”“正好正好,既可看到白天的风光,又能欣赏到夜景,一举两得,何乐不为?”我开心地说道。

我预先做了功课,从资料中了解到“双子山”坐落于上海世博文化公园的东南侧,占地30万平方米,由高达48米的主峰与37米高的次峰组成,这是国内首座最高人造山体的创新之作,使得游客产生浓厚的兴趣和向往。噢,原来如此,怪不得一票难求哇!

到了预约的这一天,我们一家五口人自驾到达双子山。走了一小段山路后,看到路旁的提示牌,告知腿脚不便的老年人可以先去看看瀑布。啊,还有瀑布?我们顿时来了兴致,兴冲冲地赶过去。果然,一道灵动的瀑布出现在眼前,说不上“飞流直下三千尺”,但也堪称“玉练垂空气势神”。它正对着宛如明镜的中心湖泊,十一孔桥优雅的弧线横跨湖上,而湖对岸的玻璃温室花园则透出丝丝绿意。我们又来到了半山腰观景平台。这里,远山近水尽收眼底,附近咖啡馆飘来的香气与自然的清新融汇交织,尽可体验大自然赐予的宁静与美好,感受天人合一的独特韵味。

就这样,我们一路攀登、一路观赏,真可谓“移步换景,景随路生”,令人叹为观止的景观接二连三映入眼帘,“中心湖”就是其中一个。湖面如同一面巨大的镜子,倒映着蓝天白云和周围葱郁的树木,微风拂过,泛起层层涟漪,波光粼粼,宛如一颗镶嵌在城市绿肺中的璀璨明珠。湖畔的植被丰富多样,高大的杨树、婀娜的柳树与各色花卉相映成趣。湖中偶尔可见游弋的锦鲤和嬉戏的水鸟,为这片宁静的水域增添了几分生机与灵动,构成了一幅动静相宜的画卷。

我们走了一二十分钟山路后,便遇到了一条蜿蜒的石板路。这条路虽然狭窄,却十分平整,为登山提供了便捷的条件,从这里可以直通山顶的观景平台。然而毕竟岁月不饶人,我和老伴感觉有些累了,步子比年轻人要慢一拍。这时小孙子急忙走过来,左手挽爷爷、右手扶奶奶,我俩顿时觉得一股暖流由脚而生,平添了前行的气力。祖孙三人携手前行,最终登上了山顶的观景平台。

一上观景台,视野更加开阔。周边栉比鳞次的高楼大厦,脚下团团簇簇的树林花丛,高架桥上疾驰而去的汽车,天际飘来的朵朵浮云……一览无余,尽入眼中。

下山返程,从车窗眺望融入一片灯海里的双子山的隐约身影,回想刚才游览时的情景,情不自禁吟出一首七绝:“两山飞峙大江边,人造奇观景色妍。都市风光添魅力,繁华深处见天然。”



快跑

子穆

## 岁月沉香 师恩绵长

◎王其康

岁月,如同一条静谧而深邃的河流,悄然无声地在记忆的河床上流淌。

2020年1月11日傍晚,儿孙不远万里,从悉尼回通陪我过年。那天,祖孙三代正兴高采烈地共进晚餐时,我突然接到冯新民兄长电话,说:“陈有清馆长来南通,看望曾经在如东文化馆学习的几位南通知青文学青年,你赶紧来。”陈馆长来南通了,还专程看望我们!二话没说,我丢下儿孙,顶着冬雨,匆匆赶到濠河之滨的酒店。

这是一次跨越47年的重逢,一个值得镌刻于心的夜晚。陈有清老师不顾年老体弱,与我们几个曾在他麾下沐浴文学甘霖的文学青年再度聚首,共话往昔,那份感动与温馨,层层叠叠,铺满了心灵的每一个角落。

回溯1973年的那段黄金岁月,如东县的文化天空繁星点点,众多怀揣梦想与激情的插队知青,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默默播种着文艺的种子。而如东文化馆的陈有清馆长便是那独具慧眼的伯乐,他以一颗宽广而温暖的心,用敏锐的艺术触觉,发现了我们这些在田野间熠熠生辉的“珍珠”。

在他的精心策划与悉心组织下,我们被一一招入文化馆,参与了各具特色的学习班。美术学习班里,沈启鹏、余曾善等在画布上

挥洒着青春的色彩,勾勒出一幅幅生动的画卷;文学学习班里,肖正德、冯新民、严青、林启桢、顾广遂与我用文字编织着心中的梦想,让思想的火花在字里行间跳跃;歌舞摄影学习班里,沈佩荣、周小凤、陆立信等则用镜头捕捉着生活的每一个瞬间,用美妙的乐曲及舞姿,定格了无数动人的画面。

那段时光,我们如同一群渴望飞翔的雏鹰,在陈馆长的引领下,逐渐羽翼丰满,展翅翱翔。他不仅是我們求学路上的导师,更是我们心灵上的引路人。他常常告诫我们:“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要创作出触动人心的作品,就必须深入生活的腹地,去感受、去体验。”在他的引领下,我们走进了田间地头,走进了百姓的日常生活,用心去感受生活的酸甜苦辣,用真情去描绘生活的斑斓多彩。

岁月如白驹过隙,转眼间47载春秋已逝。那个晚上的重逢,让我们仿佛又回到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八十多岁的陈馆长精神矍铄,思维敏捷,岁月似乎并未在他的身上留下太多的痕迹。他依然坚守在创作的最前沿,新作迭出,那份对艺术的执着与热爱让我们由衷地敬佩与感动。他赠予我的新版《鱼趣》,不仅是深情厚谊,更是他艺术生涯的又一璀璨明珠。

七十多岁的肖正德兄长从南通档案局局长的岗位上退休后,依然致力于南通张謇研究中心的工作,

为传承和弘扬地方文化贡献着自己的智慧与力量。冯新民兄长从南通作协主席的位置上退下而不休,依然笔耕不辍,创作与编辑工作双管齐下,他的作品如同璀璨的星辰,照亮了南通文坛的夜空。相形之下,我的人生轨迹几经变迁,从文学到医学,再从医学跨足商界,虽然历经风雨,但总觉得未能充分展现自己的才华,愧对了陈馆长的悉心栽培。

每当回想起那段在文化馆学习的日子,我都觉得那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那时的我们虽然物质条件匮乏,但精神世界却异常丰富。我们怀揣着梦想,用文字描绘未来、用艺术点缀生活,那份纯真与执着至今仍让我感动不已。

日子过得真快。如今,陈馆长已离开我们一周年,但他的音容笑貌、他的谆谆教诲,却如同永不褪色的画卷,永远镌刻在我们的心中。他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艺术家、什么是真正的师者。他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种境地,都要保持对艺术的热爱与追求;无论岁月如何变迁,都要坚守内心的纯净与执着。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里,人们往往容易被名利所迷惑,忘记了初心与梦想。每当我想起陈馆长和那些在文化馆学习的日子,我都会提醒自己:要坚守内心的那份纯净与执着,用心去生活、去创作。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活出自我、活出精彩。

## 等待

◎袁福群

我曾经两次参加过虹东社区纪念南通“三一八”斗争的活动,也曾探望拜访90多岁高龄的谢铮老前辈。谢铮抗日战争时期就参加了革命,在“三一八”斗争中,她是领导人之一。拜访中,谢老唱了《坚决等待》这首革命歌曲,并且给我们讲了相关故事。1946年3月18日清早,南通进步青年队伍在南通大码头冒着寒风

凄雨欢迎“军调处淮阴执行小组”来南通谈判。但直到中午,执行小组还未到来,为鼓舞士气,从南通中学走出来的文艺战士钱建吾和青年陶应衍当场创作了经典革命歌曲《坚决等待》,并进行教唱。歌词是:寒风凄雨,我们等待着什么?等待着自由,等待着幸福。不怕风吹雨打,不怕肚子饿,坚决等待,等待不到不回家!谢老唱这首歌时,虽然声音

不高,却是激昂慷慨、脸色庄重,一边唱一边挥拳击拍,这情景至今仍留在我脑海里。谢老还随手拿了一支笔把歌词完整地写下来送给了我,字体漂亮,刚劲有力。我把它作为珍贵的手写资料收藏至今。

南通“三一八”斗争已经过去79个年头,当年那些为和平、为自由,反内战反独裁的进步人士都已作古,但他们的精神永存。